

WORLD OF WARCRAFT

MISTS of PANDARIA

BLIZZARD ENTERTAINMENT

莉莉的旅行日誌



生命是一場冒險。

那是老陳叔叔曾經寫在信上給我的。這是個賢明的建議，但我爸爸程波並不這麼同意。他說我花了太多時間在夢想外面的世界，忽略了漂流島上的一切美麗和驚奇。他真是錯得太離譜了——我確實深愛我誕生的地方。

那就是這趟旅行的目的。我想：如果我要成為像老陳叔叔一樣的偉大探險者，我就得和他一樣，開始寫下我自己的冒險。何不從我的老家開始？也許我的書會被放到大圖書館裡去，擺在老陳叔叔的書信旁邊。更好的莫過於，某天在暴風城、奧格瑪或其他遙遠土地上的人們，有機會讀到這些文字，並認識我們的族類、文化，和一切讓這裡這麼棒的事物！

首先，還是該做個自我介紹。我生在大神龜神真子，也就是所謂的漂流島上。近年來，大多數的熊貓人都只是屁股黏在地上，說著陳年的老故事，但事情並非一直是這樣的。我們的祖先體內流著冒險的血液。對他們來說，待在這島上的每一天都是為了得到見識新事物和創造新故事的機會！

當我寫下這一段時，老陳叔叔正繼承著這項傳統，在世界的某處旅行著。但他不是唯一一個。旅者之道同樣呼喚著待在家鄉的我，而我回應這項呼喚的時候終於到了！

我的名字是莉莉·風暴烈酒，而這裡是漂流島。



日誌一：回歸基本

我決定遵循浪人之道來探索我的家園，那是老陳叔叔在書信中經常提到的一個哲學。基本上，那代表著一步一步經歷每一段旅程，觀察周遭的一切事物，和遇見的每一個人交談，然後體驗每一絲細節。

經過一番思考，我探索神真子的第一站，就是我最初學習島上歷史的地方，晨曦橋。這巨大的石橋跨坐在島嶼邊緣一道高聳的峭壁上。站在橋的頂端，翠玉般的培武林在南邊一覽無遺，令人心神欲醉！

但我不是為了看風景才來到這裡。我往橋底下一間小教室走去。這是大多數小熊貓人學習認識第一名熊貓冒險家劉浪的地方（不過我最早是在老陳叔叔的信中聽過關於他的事蹟）。開放的舒適空間裡，擠滿了飢渴的小熊貓人，聆聽著幾位博學行者講述劉浪的故事。我抓了一張椅子，閉上眼睛，試著想像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

聆聽劉浪的故事讓我感覺萬事萬物皆有可能！在這種激勵下，我出發前往五晨寺，島嶼中心那一座閃爍微光的高塔。進入那巨大的建築物，就像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雨水從天花板淌下，微風牽扯著我的衣角，儘管外面十分寒冷，裡面的空氣卻彷彿夏日一般溫暖。

博學行者說，隨著神真子越長越大，寺廟也跟著成長，彷彿那建築本身就是神真子的一部分。這是個神聖的地方，而且理由很充分。這寺廟是四位古老魂靈的居所：水靈舒，土靈烏果，火靈霍和風靈大風。只要他們平安無事，天氣就會保持平靜，四季循環不息。

這寺廟裡充滿了智慧的諺語和稀有的飾品，但真正讓我感到興趣的是第一層樓的劉浪雕像。當我注視著他，我想像著他所成就的一切。他那樣做真的是很有勇氣！他所到之處肯定是充滿了冒險，就算在家時也不例外。

我在離開時遇見了尚義大師。他是這一帶的大人物，非常高貴且勇敢的熊貓人，對年輕和年長者一視同仁地加以教誨。我記不清自己給他惹了多少次麻煩，但他總是對我非常寬容（除了我用詛咒之池的臭水給他泡了茶的那天）。總而言之，他的心情相當好，我所以向他問了幾個困擾著我的問題：如果劉浪活在今天，他會怎麼做？他會在這島上的哪裡找尋冒險？

「你何不去問他？」尚義大師回答，指著雕像。

我沒想過這樣做，所以嘗試了一下。我並沒有預期能得到答案。

但我真的得到了！

水靈舒肯定是一直在旁邊聽。這小傢伙跳到劉浪的肩膀上，噴出一團水，潑灑到地面。不久之後，那灘水動了。它像有生命一樣滑向寺廟的入口，然後延著外頭的晨曦階往底下蹦去。

我儘快跟了上去，直到我抵達寺廟北邊的寬廣山谷。我從沒有問那水要哪裡去，那會破壞未來的驚喜。就像老陳一樣，我要一步一步體驗這趟旅程！



全
竹
耳
主
三

日誌二：晨曦困境

我在漂流島的旅程，從晨曦谷再次開始！

我追著舒創造出來的水滴，穿過這區域裡長滿青草的山丘和茂盛的灌木叢。那小傢伙始終在我前面一步，但我不介意。這個時節的山谷十分美麗，充滿了美妙的植物和動物，比如珀葉小妖，最喜歡惡作劇和製造麻煩的頑皮森林謔靈。我總是喜歡他們。但島上這個部分最讓我最喜歡的，是那亮紅色的婆娑樹。這些樹有種神奇的魅力。他們的花瓣在被你撿起後好幾個月都不會褪色。

博學行者說，許多許多年前，劉浪在島上各地埋下不同的幼苗和種子。這是否代表潘達利亞上也有同樣的樹種和花朵？若是這樣，或許那裡的人們會和我們一樣，拿婆娑樹的花瓣來入藥，並作為慶典的裝飾。

總而言之，我在晨曦谷北方的武松村跟丟了舒所留下的水痕。更糟的是，那裡的人連看都沒看見過！到底要怎樣才能沒看見一顆活生生的水滴蹦蹦跳跳地穿過自己的街道？我想我沒辦法真的責怪他們。看起來他們都忙著做工和練習武藝。島上許多最好的武僧，都出生和成長在武松村，這有部分是因為那裡距離尚義訓練營很近。

訓練營就位於村子東邊一座高聳的山丘上。拳頭和武器擊打在訓練假人身上的聲響迴盪在整個村莊。當我走向訓練營時，我遇見附近最睿智的兩名熊貓人：艾莎·雲詠，土水之道的大師。以及紀·火爪，火金之道的大師。

這兩種學說都廣受歡迎，但是兩者的特性相當不同。土水之道教導你保衛正確的事物。世上只有一條正確的大道，必須時時刻刻遵循。另一方面，火金推崇熱情和採取行動。這個學派的弟子相信只要追求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完成的方法上可以保持較多的彈性。

身為浪人之道的追隨者，我可不能放過用各種問題騷擾艾莎和紀的大好機會，所以我問了他們，我該去哪裡尋找那棵水滴。

「坐下來，觀察，並且等待，年輕人。」艾莎說。「舒是個古老的存在，祂並不總是回應你的呼喚。如果祂的水想要找到你，祂會的。當時機到來的時候。」

紀的方法則有些不同。「你得做得夠徹底才能找到水靈，小風暴烈酒。搜尋每一棵樹和每一條河岸。連一顆石頭底下也不要放過！」

最後我兩種方法都試了。首先，我在訓練場南邊那靜謐的福池旁坐下。我坐在那裡冥想了好幾個小時，但舒的水滴始終沒有出現。然後我試了紀的建議，搜索了我所能看見的每一棵灌木。最後，我理解到那只是白費工夫。我的任務是探險。如果舒將我引導到那裡是有原因的，那原因或許是幫助我踏出旅程的第一步。

回到五晨寺之後，我遇見一個名叫阿倫的車夫和他的巨大犛牛。他剛送了一些補給品到寺院那哩，並準備好返回戴洛農莊。接著去拜訪那個區域似乎很不錯。我設法說服阿倫用車子載我一程。

但我能感覺到他的心情不怎麼好。他臉上有種不悅的神色，就像你大口朝一個紅豆麵包咬下，卻發現裡面像填滿了酸臭的犛牛起司一樣。（這種慘劇在我身上發生過。）來回詢問了好幾次之後，我終於問到了事情的真相：猴人盜賊掠奪了他的食物庫存！

我當然為了阿倫感到難過，但說實話，我也相當興奮。探索戴洛農莊是一回事，但一邊探索一邊調查猴人竊盜事件？簡直就像美夢成真一樣。

看來，我旅程的下一個註腳會是相當精采的冒險！



日誌三：逮住猴崽子

玩遍晨曦谷之後，我繼續前往戴洛農莊！

這美麗的地區是漂流島上的糧倉，我在大圖書館中讀過，這地區有著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壤之一。戴洛本身是位於耕者大道附近的一個小型耕作團體。耕者大道是一條漫長又蜿蜒的耕地，上面長滿了南瓜、胡蘿蔔和其他農產。無數肥美的食物開放地展示著，讓這地區成為某些擾人害蟲的目標。比如兔妖。那些毛茸茸的生物會吃掉他們小手摸得著的所有東西，但蔬菜是他們的偏愛。

不過，兔妖只是農場遇到的其中一個問題。在帶我前往戴洛農莊的路上，車夫阿倫跟我說了一群猴人盜賊潛入村莊，帶著幾袋米和蔬菜逃走的事。通常，這些頑劣的潑猴會乖乖待在島嶼西北部的非凡村裡，但有時候他們會跑出來找麻煩。

別誤會，我喜歡猴人。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美妙文化和習俗。猴人是群瘋狂得有趣又可愛的傢伙。但有時候有點太瘋狂了。

我很驚訝竟然沒有人試著找到這群盜賊。我猜是因為有兔妖的肆虐，戴洛的農夫們不覺得失去幾包食物是很嚴重的事情。但以我的觀點，如果農夫們容忍猴人偷走他們的作物，這些毛球就會不斷來偷。他們拿的可是我們的食物，我才不會呆呆地坐看他們滿載而歸！

老倫說那些猴人最後被人看見，是在耕者大道北邊的森林，跑向被稱為頌唱之池的區域。我沒用多少時間就找到一條由啃完的胡蘿蔔碎片和花椰菜頭（我猜就連猴人也討厭花椰菜）構成的痕跡。我順著痕跡走進那環抱池水的隱蔽翠綠林地。

我總是喜歡來這些池子邊玩，它們清澈的池水中飽含著魔法。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矗立池水間的細長木杆上練習平衡。那些訓練課程真是非常刺激，因為一旦落水，你可不只會弄溼身子而已。那裡的水有種奇妙的特性。

要知道，多年以來，各種動物溺死在這些池子裡，牠們的靈魂和魔法池水結合。如果你被這水沾濕...砰！一轉眼，你就變成一隻蹦蹦跳跳的青蛙，或窩在泥巴裡的烏龜。有一個池子裡甚至灌注了臭鼬的靈魂。就算詛咒退散，你的身體還是會臭上好幾天！

我花了些時間在附近搜索，看著許多小熊貓人接受一個名叫強波的熊貓人指導，在木杆之間跳躍。強波是個直率、又不會不講道理的傢伙，擔任我的老師好多年。他的心腸很好，但待在他身邊就跟待在一個放了發臭魚餌的桶子旁邊一樣「有趣」。在強波身邊，他總是說「別做這個！」「別做那個！」...就像跟我老爸在一起一樣。他們都和老陳叔叔完全相反。

強波看見我走到池邊，捉狹地看了我一眼。他或許是以為我在盤算什麼不好的事情。（當然，他是對的。）幸運的是，他正忙著教導那些小熊貓人，沒空來煩我。

終於，我找到那些猴人盜賊了。準確的說，應該是那五個盜賊。他們就在臭鼬咒泉的旁邊，互相把對方推落水裡。每當有一個掉進水中，其他就又跳又叫著拍手，就像祁漢酒坊裡買一送一之夜的場景。

我看到剩下的幾袋米和蔬菜就躺在附近的山丘上，塞在一棵樹後。這群猴人忙著玩遊戲，完全沒注意到我悄悄接近那裡，用更清楚的角度看著那些貨物。我潛行得越來越近，直到食物到達我手夠得到的範圍，就在這時...兩個毛茸茸的猴人寶寶從袋子後面跳了出來！

我完全沒料到這些盜賊是一家人。他們一定是偷走這些東西去餵他們的孩子，所以我不忍心把那些食物取回來。但我還是小小的報復了一下。我把其中一個被偷走的南瓜砸向池水邊的那些猴人頭上，然後狂奔回到森林裡。從身後的水花聲判斷，我想我至少把其中幾個傢伙砸到了水裡。只可惜，變成臭鼬或許會比猴人正常聞起來還要香。

在我返回農莊的路上，我決定了我的下一站：培武林。那是戴洛附近一片濃密又可怖的荒野之地。對我來說，過去那裡的意義不只是探索。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每年都會偷跑進培武林，但我總是進去幾步就一溜煙跑回家，沒有膽子繼續前進。

好吧，是面對我恐懼的時候了。我在戴洛準備好補給品之後，就出發前往漂流島上最危險也最少人跡的地方：培武林！



日誌四：禁忌之林

我包好在戴洛農莊取得的補給，準備前往漂流島上最危險的地方——培武林！

這片林子十分危險，禁止任何熊貓人進入，我也知道偷溜進去會是很麻煩的事。濃密竹林環抱著山丘、懸崖，和岩石高山，兩扇巨大的門扉擋著通往裡面的唯一道路。這堅固的屏障就蓋在我住了大半輩子的滿朵黎村之外。聽起來是很方便，但那區域終年有熊貓人看守，很難在不被人發現的情況下翻過那面牆。

更糟的是，正當我找尋偏僻地點來翻過第一道門時，我遇見了強寶。為什麼他偏偏要挑今天在村子附近溜達？他問我之前在頌唱之池那裡做什麼。我的答案是「體驗我們家鄉的美麗輝煌」。這可是真話！

儘管如此，強寶只是和平常一樣眯起眼睛，皺著眉頭。（不知道他曉不曉得自己那樣做的時候，他看起來有多像一隻皺巴巴、土里土氣的癩蛤蟆。）有強寶在附近監視，我只能回家休息，避避風頭，直到能確認警報解除的時候。在日出前，我偷偷跑到空無一人的安靜街道上，用我在戴洛農莊那裡弄到的犛牛毛繩索爬過兩扇巨大的門。

不久，太陽從地平線升起，但培武林茂密的樹冠遮擋了大部分光線。森林的地面瀰漫著霧氣，讓視線變得更加模糊。但我能聽到四周的聲音...很多很多的聲音。這地方向來以各式各樣的生物聞名，但只有其中一種能讓每個熊貓人都感到恐懼：兇猛無比的培武虎。

如果我停下腳步，腳步聲也止歇。一旦我移動，腳步聲也移動。突然間，那野獸衝向了我，咆哮著發出低吼。我擺出犛牛式來保衛自己，看著一個巨大的形體從霧中穿出。

是強寶！

難道他就不能管自己的事就好？強寶不發一語地將我帶回家裡，叫醒老爸，跟他說了我偷溜入培武林的事。老爸訓了我一整個小時才終於冷靜下來。作為處罰，他決定我得在頌唱之池那裡受訓一整個禮拜...而且是在強寶嚴厲的監督之下。

我試著告訴老爸我在做什麼，跟他解釋我只是想遊歷整個大神龜，並寫下那美好的經驗。我以為那會讓他感到開心，但他似乎不能理解或根本不在乎。

老爸說我的處罰從明天開始，這代表著我有時間多拜訪一個地方。我氣呼呼地往西邊走，直到我遇到一條通往杖木林的漫長蜿蜒小徑。那裡是漂流島上熊貓人長者們最終安息的地方。一個名為長者守護者的巨大石獅守護著入口，除非你能在一對一決鬥中打敗他，否則別想通過。（我是通過這項考驗的最年輕熊貓人。）

好幾年前，在還沒離開大神龜的時候，老陳叔叔跟我說他經常拜訪島上的這個區域來找尋靈感。那時候我不能理解，但現在我懂了。這地方有種魔力。每當有長者來到這裡安息，他們將手杖插上這裡的地面，最終，手杖長成神奇的大樹。世代傳遞之後，這裡長成了一整片森林，一整片專屬於島上眾多偉大熊貓人的歷史。

我的家族也在那裡佔了一席之地...但我不想寫這件事。那次我沒有參訪祖先的樹。畢竟經過和老爸的爭執之後，我絕對不想讓自己的頭痛更加嚴重。

我漫步穿越那裡最古老的一片林地，正巧遇見長者蕭湃在他的家族祠堂之前點香。他是一位極度睿智的熊貓人，住在附近的晨風村。這位長者用一輩子記下各種智慧的文字，企望裨益後代子孫。

蕭湃陪我走了一小段時間，指著一棵棵的樹，跟我講述它們各自紀念的是誰。在回村之前，他說：「我看得出來妳有很多心事，小風暴烈酒。我沒資格過問妳個人的事，但收下這個。」長者給了我一個比拳頭稍大的渾圓物事。是一顆分憂石。「人生遇到困難的時候，分憂石能幫你減輕心頭的重擔。它的魔力十分強大。」

我一直以為分憂石只是沒用的小玩意兒，但如果像蕭湃這樣的天才都相信它們的效用，那我也願意相信。

當我最終走出森林，一種奇怪的情緒佔據我的心裡，久久不去。我很感謝蕭湃給我的禮物，感謝我有機會拜訪島上這麼多美妙的地方，但我想要更多。漂流島是塊歷史悠久且充滿奇觀的美麗福地。但對我來說，這裡是家。我已經看夠了。在外面有一整個世界等待著我去探索，而我害怕自己或許永遠沒機會得到這種體驗。

剩下的時間，我都待在大圖書館裡，再次閱讀老陳叔叔的信件。我想念他。老爸說我叔叔可能已經在某次「瘋狂的」冒險旅程中把自己給害死了，但我不相信。我知道他還在外面某處，也相信有一天他會回來。

在那天到來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大神龜上堅守著浪人之道。老陳叔叔會替我感到驕傲的...我的祖先也會為此感到驕傲。那是我們傳承的生活方式！就像劉浪曾經親口說過的一樣：「每條地平綫都有未發掘的寶藏，每個地圖的空白處都有未探索的故事。」

只希望我的老爸能理解這點。不管他怎麼說，總有一天我會出發去體驗這個世界。

而當我這麼做時，或許老陳叔叔就會伴同我一同遊歷冒險。



日誌五: 翠玉林

自從我上次停筆之後，發生了許多事。老陳叔叔終於回到漂流島上的家（真是多虧了在下的功勞）。之後不久，我們一起前往遙遠的世界彼端，找尋傳說中的潘達利亞大陸。大神龜上的居民大多相信那裡早在久遠之前就毀於戰爭或疫病。

我只能說，他們錯了。

經歷與海盜作戰，承受過海上的狂暴風雨，克服其他各式各樣的危機之後，老陳叔叔和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我們找到了潘達利亞，我們先祖的失落家園！

但我們抵達的方式和想像中有點不同。潘達利亞明珠是我們旅程中的嚮導，這件蘊含奧法的神器能賦予我找到大陸位置的幻象。只是我希望這顆蠢珍珠能順便警告我們一下，這趟旅程到底有多危險。

不過，重要的是我們終究平安無事地抵達了潘達利亞。我們在翠玉林附近登陸，那是一片蔓生跨越整個大陸東部的區域。這片樹林幾乎綠得讓人不可直視，充滿茂密的竹叢和各種奇怪的植物或生物。

老陳叔叔和我沒帶地圖，但那只是件小事。快速掃視周圍一圈之後，我們隨意選個了方向就邁開了步伐，完全遵循著浪人之道：一步一步經歷每一段旅程。

沒過多久，我們就受到了當地人的歡迎。好幾打長著小圓眼珠的蜥蜴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叫薩烏洛克）竄出森林，身上的氣味就像泡過臭啤酒又塞到梅奶奶發酵魚腐裡的陳年老皮革一樣。那還算他們的優點了。

我們三兩下料理了這些臉皮厚的傢伙（好吧，大多是老陳解決掉的）。唯一給我們帶來威脅的只有他們帶頭那個渾身傷疤、戰紋和更多傷疤的巨大薩烏洛克。我們很快就讓他退回森林裡，像個小孩一樣哭著找媽媽。

我們在附近找到了骯髒的薩烏洛克營地。裡面堆滿了像是掠奪贓物的物品，包括好幾車的穀物、蔬菜和大塊的玉石。正當我們檢視這些物品時，一群熊貓人陸續從樹林間現身。發現薩烏洛克們都逃跑了之後，他們深深鞠躬，像對待英雄一般地頌揚我們。原來，那群臉皮厚的傢伙在這地區肆虐已久，而所有驅逐他們的行動都失敗了。

當老陳叔叔告訴他們，我們來自漂流島的時候，我們的這些新崇拜者都聽得目瞪口呆。潘達利亞的百姓有好幾世紀沒見到大神龜了，他們漸漸都認為這座島已經不復存在。儘管經過好幾個世代的變遷，我很驚訝地發現，除去服飾之類的小處，住在翠玉林的熊貓人和家鄉的人們在許多時代下來還是沒什麼差異。

一聽說我們是追隨古道的冒險者，這些熊貓人便將翠玉林的各種資訊告訴了我們。包括那裡的居民，和最重要的一個景點：玉蛟寺。這奇偉的寺院不僅是紀念傳說中皇帝紹昊的偉業之處，也和玉龍，亦即看顧潘達利亞的四位聖獸天尊中的『玉蛟』息息相關。

當老陳叔叔和我抵達寺廟時，工人們正在雕刻一座名為蟠龍之心的雄偉玉像。每隔一百年，玉龍就會將她的生命精華灌輸到雕像裡，進而轉生成新生的玉蛟。雕製玉像協助玉龍重生的輪迴已經傳承好幾個世代，而那些薩烏洛克土匪搶奪珍貴玉礦的行動威脅到了這種生命循環。

寺院中的一名護法 - 大賢者雨竹，十分好心地帶領我們在附近遊歷了一番。他帶我們到北邊的落英園，雲蛟衛們定居的一塊美麗土地。我曾親眼目睹雲蛟這種莊嚴的野獸在寺院上空翱翔，而這個大無畏的團體擁有漫長的馴養、撫育、騎乘雲蛟的歷史。

老兩竹說，為了感謝我們擊敗薩烏洛克和找回玉石，他願意答應我們任意一個要求。我立刻想到要一隻屬於我的雲蛟（蛟寶寶真是太可愛了），但老陳叔叔覺得那太過分了。所以我改提出第二個要求：在雲蛟背上坐一程！

老實說，我曾經在家鄉乘坐巨大的祥鶴飛翔，甚至搭過哥布林建造的飛船，但這雲蛟擁有牠獨特的魅力。這種野獸拔地騰空的速度是我所見過最快的。身在高空中，我得以一覽無遺地看清翠玉林彼端的地貌。在西邊，有著蔓延的平原和農地。西北邊，一片高聳入雲的山脈，山尖覆蓋著白雪。潘達利亞實在太大了。值得探索的東西是那麼多。我探索的可是幾個世代以來，任何漂流島熊貓人都不曾目睹的一整片大陸！

在我叔叔和我出發跨越這座森林之前，我們決定將潘達利亞明珠交給兩竹。他像接待家人一般地招待我們，加上看到熊貓人們將這座寺院視為智慧和啟示的象徵，我們想不出還有什麼地方更適合我們捐出這顆珍珠。與它分離是件困難的決定，但它已經將我引領到潘達利亞。是讓其他人接受明珠指引的時候了。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老陳叔叔和我走啊...走啊...走啊。翠玉林似乎永遠沒有盡頭，每個角落都有新鮮的刺激玩意兒：與世隔絕的熊貓人寺廟，籐蔓繚繞的古老廢墟，高立山巔的僧院。唯一的困擾就是我叔叔走得跟蝸牛一樣慢，每分鐘都要停下來「欣賞風光」。至少他是這樣說的。

終於，我們走出了翠玉林的邊境。等在我們前方的是四風峽，我在雲蛟背上見到的那片農地。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渴望著探索森林之外的地方，但當時我完全想像不到老陳叔叔和我即將在旅程中找到什麼樣的東西。

很快，我們就會發現足以永遠改變我們對風暴烈酒家族認知的事實！



日誌六：四風峽

和老陳叔叔一起探索翠玉林的幾週間，我開始感覺自己像是和潘達利亞無甚牽連的外人。確實，我的祖先們來自這片土地，但那已是在好幾代之前。儘管我也曾遇到幾個猴人（比家鄉的更大隻也更瘋癲），但這大陸上的所有其他事物似乎都和我所熟知的一切截然不同。

好吧，那是在我抵達四風峽之前的感覺。那裡就像異鄉裡的家鄉，只不過比家鄉大上好幾倍。四風峽被視為潘達利亞的糧倉，一望無際的農地讓漂流島上的阡陌像是小花園一樣。我敢說這裡採收一次的糧食，足夠滿朵黎村裡的每個熊貓人吃一輩子，就連像老陳叔叔這樣的胖傢伙也不例外。

我可以繼續在這日誌裡寫滿我在四風峽看見的各種超棒事物，比如轟鳴的皇澤瀑布或神奇的純淨之池。但真正吸引我注意的其實不是這些新奇事物，而是我從沒預期在離家這麼遠的地方遇見的熟悉事物。

這些發現始於老陳叔叔、我和來自艾澤拉斯各地的英雄一起探索時，他們就像我們一樣都是旅人。遇見這些外來人並不十分令人驚訝。幾週前，我叔叔就跟我說到他遇見了幾個部落和聯盟的成員（那時候我在睡覺）。原來這兩方人馬降落在翠玉林，造成了各式各樣的麻煩。他們甚至把一些本地人牽連進他們的衝突中，比如猴人和一種名叫錦魚人的類魚人種。幸運的是，當這一切發生時，老陳叔叔和我正在離開森林的途中。

進入四風峽後不久，我們遇見一個叫泥杯的傢伙，這名友善的熊貓人會用泥水給自己釀酒。他有點奇怪，但我喜歡這大傢伙。他突然跟我們提到當地有一間風暴烈酒酒坊。老陳叔叔和我都不敢相信。我們在潘達利亞有活得好好的親戚，還擁有一座酒坊！這則消息讓老陳叔叔第一次走得比前幾週以來的三步兩停快上許多。

不幸的是，酒坊的情況簡直是一團亂。兔妖（就跟漂流島上的一樣）在穀米倉中肆虐。發癲的猴人佔據了部分建築。更糟糕的是，負責管理酒坊的風暴烈酒族人，高叔叔，竟然拒絕我們的援助！好吧，老陳和我可不會任由我們家族史上最驚人的發現因為某個愛鬧彘扭的親戚化成一片廢墟。

最終，我們清除了肆虐酒坊的害蟲（多虧了我們新加入的外來者同伴）。情況得到控制之後，高叔叔才卸除了對我們的心防。通常，其他風暴烈酒家族的人都會住在酒坊裡工作，但他們都跑去西邊去抵禦一種名為螳螂人的昆蟲人了。我猜他為了對家族名聲負責而承受了許多壓力，因為他的努力只換來一些品質相當不穩定的酒——會活起來試著把你幹掉的那種酒。

高叔叔不知道其他風暴烈酒哪時候會回來，但他跟我們講述了關於他們的事。他也解說了我們家族在四風峽的歷史，也說到這段歷史傳承了多久時間。在酒坊外，他讓我們看到一座屬於馬氏·風暴烈酒和她兒子廖的祭壇。我曾聽我老爹說過這兩人的故事。在馬氏的丈夫死於葡萄壓榨機的意外之後，她帶著廖去到漂流島上，開始新的生活。

除了風暴烈酒家族，四風峽和我的家鄉之間還有更深刻的聯繫。高叔叔宣稱漂流島的創始者劉浪，正是在酒坊附近出生並長大成人的。多神奇啊！他的出生地，就在一座名為石犁的村莊附近，就位於四風峽的西緣。

每天，我都學到關於這個區域和我遠親的新知。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壞消息突如其來...

遙遠的西方出了大事，發生在名為蟠龍脊的巨大城牆旁邊。很多很多年前，蒙古——統治潘達利亞直到被我祖先們踢屁股下台的巨大野蠻傢伙——建造了這道屏障，用以抵禦他們的死敵：螳螂人。如今，由熊貓人們守禦著蟠龍脊，但近來有些蟲子突破了他們的防禦，進而侵略該處最近的聚居地：石犁村！

老陳叔叔和我加入集合在石犁村的一大群熊貓人，將入侵者擊退。我們將螳螂殺得屍橫遍野，但我有種預感，那不過是未來無數次攻擊裡的第一波。當地人流傳一種說法，說這場攻擊是一種名為煞的黑暗神祕力量造成的。想到潘達利亞上竟然存在著這種邪惡事物，我的背脊不禁竄過一抹寒意。

這場攻擊之後，一切歸於平靜。老陳叔叔和高叔叔花了好幾天待在酒坊裡，討論配方並試作新的酒。我對此沒什麼意見。打從來到潘達利亞，老陳叔叔就一直拖慢我的腳步。我忍不住想自己出去探索，而我知道一個最適合我的地方：喀撒朗蠻荒。正是在那裡，劉浪第一次乘坐後來長大成漂流島的神真子，離開了潘達利亞！

我從四風峽裡的一名農夫那裡打聽到喀撒朗蠻荒的資訊。他警告我，那是個十分危險的地方，但聽他這麼說只讓我更想去。所以，我備齊了補給，留下紙條給老陳叔叔，跟他說了我要去哪裡。他和他的鼻子都一心一意地埋在成堆穀物和麥芽裡，恐怕在他察覺到之前，我早就已經回來了。

我終於自由了，踏上我自己的旅程。下一站，喀撒朗蠻荒和漂流島的誕生地！



日誌七：喀薩朗蠻荒

雖然沒有老陳叔叔在身邊幫助我，找到喀撒朗蠻荒的位置卻不是難事。然而，跋涉過那片陰暗的沿海沼澤確實是種挑戰。濃密的森林裡，樹冠遮蔽天日，幾乎讓人分不清東西南北。走在裡面，我不是被扭曲的樹根絆倒，就是被樹上垂下來那些巨大的蠢藤蔓給纏住。裡面的野生動物也令人頭疼。薩烏洛克、嗡嗡叫的巨大黃蜂，還有各種脾氣暴躁的動物潛伏在各個角落。

這真是和我想像中的一樣刺激！

但找不到劉浪乘坐神真子啟航的位址，讓我有些煩躁。在荒野中搜尋幾天之後，我遇到個名叫雷杉的釣手，他是我好一陣子之後才又遇見的第一個熊貓人。他剛將一批漁獲送到喀撒朗東北方的祝家守望站。這座崗哨建立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薩烏洛克之類的麻煩和危險找上前往海岸的旅人。

在喀撒朗蠻荒似乎不容易遇到朋友，因為雷杉像對待家人一樣熱情款待了剛見面的我。向他解釋我在這片荒野的目的之後，他告訴我劉浪離開潘達利亞的位置正好就距離他所住的村莊釣手泊船處很近。他還好心邀請我回到他的住所，在上路前替我補充各種補給品。我的運氣終於要轉好了。

在前往村莊的途中，雷杉跟我講述了喀撒朗的歷史。只有很少的熊貓人在這片森林間出沒。「只有釣手還有瘋子這兩種同樣不怕死的人才會來此地。」他這樣說，臉上帶著驕傲。我們穿過一片破敗的古老廢墟，據他所說那裡曾屬於蒙古所有。早在他們的帝國潰滅之前，就有些強大的蠻兵居住在這裡。最近，蒙古回來收復他們的固有領土，但就像曾在家族酒坊那邊幫助過老陳叔叔和我一樣，有群外來英雄阻止了他們。

抵達釣手泊船處時已是薄暮。這座搖搖欲墜的小村莊就建在喀撒朗的海岸外，也就是說雷杉和我得搭船才能到達那裏。聽起來沒什麼，是吧？實際上，在我們啟程之後，那名釣手

突然開始拚老命地大吼大叫，左跳右跳，揮舞小船上的一支船槳。是什麼能讓像他這樣老經驗的釣手這麼激動？鱷魚？薩烏洛克？我幾乎以為自己要沒命了，直到我看見讓他受驚的那個東西：一隻袋狸。

這種毛茸茸的小東西是大師級的小偷，超愛啃魚當點心。也就是說，他們是釣手的天敵。我們船上的那隻袋狸凶悍無比。當雷杉的船槳打在甲板上時，他一點也沒有退縮。實際上，這傢伙還反擊了，發出嘶嘶聲，對那名釣手揮舞著爪子。

袋狸通常不會跑出四風峽，這傢伙卻大老遠跑到喀撒朗蠻荒這邊來。我保證會照料這隻小毛球，並確保他不去染指任何一條魚，才讓雷杉冷靜下來。這只是我的一點點心意。畢竟這隻袋狸和我一樣是個旅人。奇妙的是，他讓我想起了我的哥哥喜仔。大概是因為那圓嘟嘟的臉和毛毛的耳朵吧。又或者是牠從毛裡摳出食物碎屑來吃掉，一點也不介意旁人看了有多噁心的樣子才讓我把牠跟我哥聯想在一起。無論理由是什麼，我決定用我哥的名字來叫牠。雖然很難令人相信，但我確實想念喜仔。只有...一點點啦。

在釣手泊船處，雷杉和他的夥伴用當天的漁獲做了料理，跟我說了他們最棒的釣魚故事。當我提到自己來自漂流島時，他們以為我在挑戰他們說更棒的故事，就開始講述他們幾年前釣起一隻海怪寶寶的事情。

只有釣手還有瘋子。沒錯，聽起來還真有道理。

這群釣手所提到最有趣的，就是關於紅鶴寺的事。這棟座落於喀撒朗中心的巨大建築，是為了尊崇聖獸天尊「紅鶴」赤吉而建造的。雷杉說這強大而仁慈的生物也被稱為希望之靈。不久之前，凶險的「煞」從紅鶴寺的地底逃竄出來。不久之後，這詭異的邪惡存在遭到擊敗，但絕望的陰影還是流竄到荒野各地。

螳螂攻擊四風峽的石犁村時，我聽到了煞。這些怪東西為什麼突然跑出來侵襲這整塊土地？潘達利亞的其他地方是否都有這種情況？光是想到煞就讓我皮膚發麻。晚上睡也睡不著。

隔天一早，我正準備繼續我搜尋漂流島出生地的旅程時，忽然來了一個巨大的熱氣球降落在釣手泊船處！駕駛員是一名話聲溫柔的熊貓人，名叫阿伸·雲語。他從崑萊峰的北部過來這裡取一批魚貨。顯然，他要將這批魚貨送到一個高立山巔的神聖之地：白虎寺。喀撒朗想必有潘達利亞上最好的魚，否則阿伸何必跑到這麼南邊的地方來？

阿伸說越多關於崑萊峰的事，我就越想去那裡見識見識。這名熱氣球駕駛員說只要願意幫忙裝載魚貨，就歡迎我和他一起前去。我怎麼能拒絕呢？當然，我還是沒發現劉浪登上大神龜並出海旅行的地點，但至少我搞清楚它大概在什麼位置。老陳叔叔和我總能再找時間回來的。但我哪時候才能再有機會到崑萊峰去？叔叔總是把自己關在酒坊裡，可能要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之後，我們才有機會探訪潘達利亞的遙遠角落。甚至一輩子都到不了也說不定。我的腦子想像著老陳叔叔坐在酒坊裡，一桶接一桶地喝著啤酒，漸漸變得比阿伸的熱氣球還胖，甚至胖得出不了門！

我的選擇只有一個。於是我捲起袖子，憋住呼吸，開始將一桶桶的魚裝上掛在熱氣球底下的大籃子。工作完畢之後，我聞起來恐怕會跟其他釣手一樣，但能夠免費前往崑萊峰這麼神祕又刺激的地方，這樣的代價根本不算什麼。

和釣手們告別之後，我把喜仔塞到我的旅行背包裡，跳上阿伸的熱氣球。過不了多久，我們就飄到喀撒朗的上空，越飄越高、越飄越高！風帶著我們一路向北，穿過翠玉林，飄往崑萊峰的壯麗山稜。透過白色雲絮的開口，我目的地的輪廓慢慢變得隱約可辨。

當我告訴阿伸，崑萊峰從遠方看去真是美麗時，他變得有點哀傷。「有趣的是，從天上看一切都是這麼完美。」他說。「就像你說的，崑萊是個好地方。但這些日子，並非一切都這麼好。一場風暴正在這地方成形，小傢伙。」

阿伸繼續解釋說，崑萊的一部分已被戰爭吞噬。他要我別擔心，他帶我前去的地方是安全的。但我還是忍不住懷疑，與他同行會不會是種錯誤。

接著我提醒自己，別忘記老陳叔叔和其他每個偉大的探險者都曾經得穿越危險以及平和的土地。這就是遊子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我深呼吸了一口氣，看著前方，準備好面對崑萊峰那片雪域山巔中的任何挑戰！



日誌八：崑萊峰

我曾以為翠玉林已算是大陸上雄奇的景觀，但是崑萊峰卻更勝一籌。這群山如此之高，即使坐在熱氣球上，我伸長脖子也只能望見消失在茫茫雲海的積雪陡坡。

我們的目的地白虎寺坐落在崑萊峰的東北方。它跟翠玉林與喀撒朗蠻荒裡的寺廟一樣，供奉潘達利亞的傳奇天尊「白虎」雪怒。熱氣球的駕駛員阿伸說，白虎也是力量之靈。在氣候嚴峻的深山，力量確實是不可或缺而且值得崇尚。

當我們抵達白虎寺時，寺廟的地面冷極了。在我們卸載所有的魚簍時，我的手掌都已經凍僵麻痺。就連我的小袋狸喜仔也難逃一劫。牠從頭到尾的毛髮全結上一層冰霜，鬍鬚結成冰。要不是牠最近表現很差，我可能還會可憐可憐這個小傢伙。前天晚上，牠試圖從魚簍中偷魚時還被我逮個正著時，還打算咬我呢！

牠從那時起就不太對勁，只是當時我還不曉得原因。

送完貨以後，我們回到熱氣球上，前往崑萊峰南邊的岩石高地平原。山區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這裡。除了猴人的小屋與熊貓人的村落之外，還有一處名叫墨鯉湖的湖畔邊有一片錦魚人的棲地。我一直都希望能深入了解這個兩棲族群的古老文明與浩瀚歷史，尤其我更想知道的是：他們是如何將小魚放進泡泡，然後讓牠們飄浮在空氣中。

可是，我根本沒機會到墨鯉湖一探究竟。事實上，我根本無法好好欣賞崑萊峰的美景。喜仔一路上越來越古怪，越來越不可捉摸。

「牠在發脾氣，」阿伸注意到這隻袋狸的行為，向我解釋。「但這不能怪牠...」這位熊貓人接著告訴我，那是因為憤怒的實體化身「憤怒之煞」逃離了深山的牢獄。它的存在脅迫這片高原，在當地的各個種族之間引發暴力事件。

更糟的是，全身長滿粗毛、有著一副犛牛臉的遊牧民族揚古，從西邊遷徙到這塊區域。這群大塊頭笨蛋好像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地盤，凡是擋住去路的建築全放火燒了。阿伸不清楚揚古突然出現在這裡是否跟煞有關聯，不過這支蠻族已經將崑萊峰鬧得雞犬不寧。

雖然我們對煞或揚古無能為力，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幫幫我的小袋狸。阿伸知道有個人可以治好喜仔的壞脾氣，那個人名叫勇敢的雍。

雍住在崑萊峰西南邊遙遠的柯沓峰上一座小洞穴裡，他是個古怪的熊貓人，以擅長馴服野生動物，訓練牠們作戰聞名。幸好，阿伸和雍是好朋友，所以這位馴獸師欣然招待我們進入他的家，並同意幫助喜仔。他小心翼翼地診斷這隻暴躁的袋狸。雍常常轉身面向洞穴裡飼養的寵物，問牠們問題，或喃喃自語。但是真正讓我膽戰心驚的是掛在牆上的古怪毛衣、靴子與圍巾，那顯然是為各隻寵物量身訂做的衣物，每一件上頭甚至還繡有名字！

「要笑就儘管笑吧，」這位馴獸師見到我盯著那些衣物看，語帶防衛地說。「不過，在這樣的高山上，讓寵物保暖相當重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會抽筋，你知道的。」

是沒錯啦...雍有點走火入魔，不過我喜歡他。他讓我想起漂流島上的武僧大師，他們窮盡一生鑽研自己選擇的技藝。只有一點不同，雍不追求內在的平衡，他教導小兔子與鱷魚寶寶作戰，這也是個了不起的技藝。

隔天，雍教我如何照料喜仔與「集中它的怒氣」。直到那時候，我才領會他是要教導這隻袋狸如何與其他動物戰鬥。我從未期望這隻愛打架的小毛球能運用技巧作戰，但是牠卻表現得可圈可點！

事實上，面對雍驍勇善戰的寵物們，喜仔表現很出色（這當然是因為有我從旁給予的神算指點）。除此之外，打鬥真的讓喜仔平靜下來。打完之後，除了身上多了幾處傷疤，牠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隔天早晨，我帶著喜仔，跟著阿伸離開柯杳峰。在我們離開之前，雍送了我一袋舊的寵物補給品：在喜仔生氣時讓牠平靜下來的潔齒玩具，小點心，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東西。這位馴獸師從未提過費用的的問題，由此我對他充滿敬意。他純粹是出於對馴服野生動物的熱愛而幫助喜仔。當然啦，一部分也是因為他知道我根本沒帶錢在身上。

阿伸駕駛熱氣球往東飛，我們討論著該在哪個地點放我下去。討論到一半的時候，地面上有個景象吸引了我的目光。一群又一群的熊貓人陸續走進崑萊峰南緣的一扇大門。

阿伸說那扇門叫做聖獸天尊之門。看到門打開了，他也很驚奇。過去這座大門已經深鎖了數千年。大門後的地方長久以來裹著一層神秘傳奇的色彩，那個地方叫做恆春谷。少有人踏足過那片土地。

換句話說，那座山谷是探險家夢想征服的目標，我知道下一站該去哪裡了。



日誌九：恆春谷

恆春谷隱藏在潘達利亞的中心，就像是自成一格的世外桃源。溫暖舒適的微風吹拂滿山谷的金黃色芳草，樹上的花朵與樹葉紛紛落下，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甜美的芳香。而且落下的花朵與樹葉並不枯萎乾燥，反而還能維持好幾天的新鮮柔嫩。

我眼前大部分的景象證實了之前聽到的傳聞。潘達利亞的熊貓人從小便聽恆春谷的故事長大，其中一個流傳最廣的故事是說那裡有好幾處魔法池塘，有些人還說那些水池能創造奇蹟！這座山谷肯定有什麼神奇的地方，而且我絕對不是唯一一個想驗證傳聞的熊貓人。

許許多多的熊貓人難民逃到這座金色山谷。他們幾乎都是崑萊峰上家園慘遭揚古蹂躪的難民。儘管這群可憐的熊貓人在逃難時盡可能地多帶一些家當，可是大部分的人除了身上的衣物什麼都沒有。幸運的話，也許能帶走一兩頭犛牛、一些古老的傳家寶，以及足以填飽幾天肚子的糧食。

我加入兩個熊貓人卜韋與他的兒子小福的行列，這兩名難民獨自逃到這裡。他們兩個人一路上沉默不語，直到我拿出魅力無法擋的風暴烈酒，才讓他們吐露了自己的身世。原來，在某次揚古襲擊崑萊峰的行動中，卜韋與他的兒子失去一切...包括其他家人。現在，這對父子準備前往霧臨村，這是一座許多崑萊峰的難民逃到恆春谷避難的小村落。

就像所有的難民一樣，卜韋與小福相信他們將在山谷中找回平靜。這也難怪。幾天之前，這座山谷還是被封鎖了幾千年的秘境，由偉大的天尊所守護。這些傳說中的神明親自挑選了一支護法「金蓮會」來幫助他們守衛山谷。我遇見的這個熊貓人說，能被選為這個神聖組織的一員是莫大的榮耀。可是我總覺得怪怪的，我實在無法想像一個像神一般的生物，有一天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要我離開家人朋友，終其一生守衛一座神秘的山谷。

撇開這些不談，我能了解為什麼難民們要來到這座山谷。有天尊和金蓮會的守護，這裡可能是潘達利亞最安全的地方。

至少它曾經是。

卜韋告訴我，蒙古帝國曾經統治過這座山谷。最近，這群滿身惡臭的龐然怪物找到進入山谷的方法，嘗試奪回他們的舊領地。很難相信，像恆春谷這樣美麗的山谷曾落入蒙古的掌控之下，然而這裡確實到處都是蒙古的雕像！

儘管有這些關於蒙古的壞消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卜韋和小福逐漸振作起精神。我想說這都是我的功勞，不過事實上，這全得歸功於我的小袋狸喜仔。自從我們離開崑萊峰之後，這隻毛球的脾氣改善不少。但是為了以防萬一，我教這兩位熊貓人在牠「毛起來」的時候，如何使用小點心和潔齒玩具讓牠平靜下來。卜韋和小福經常和喜仔玩在一起，喜仔的陪伴讓他們忘掉失去的那些人事物，特別是對小福來說。只有抱著喜仔的時候，他才會露出微笑。這個小男孩一下子就成為照顧寵物的專家。

當我們最後抵達霧臨村時，這座村莊的規模和生氣讓我大吃一驚。石頭街道看起來古老陳舊，但是許多建築似乎是最近才建立的。卜韋說，以前的霧臨村比較小，只有金蓮會的幾棟房子。但是自從來自崑萊峰的第一批熊貓人湧進之後，這座村落便迅速擴張。

難民們很快便安頓下來，熊貓人的聊天聲、歌聲與笑聲充斥著村落的每個角落。他們帶過來的手推車大多被拆開來，重新建造成臨時代用的桌子與市場攤位，剩下來的木板使用來生火煮大鍋的綠咖哩魚或烤花生雞肉串。我偶爾會看見妖精們（就跟漂流島上的妖精一樣）從屋頂往下偷窺。這些淘氣的小傢伙看著難民們忙進忙出，接著一溜煙便不見蹤影。

能參觀霧臨村雖然很棒，但是我仍然想探究山谷的其他地方。於是，隔天一大早我動身出發。卜韋還在睡覺，小福也是。這個小熊貓人在睡夢中微笑，雙手緊緊環繞著喜仔。我本來打算帶著袋狸一起去，可是看到卜韋的小孩有了牠的陪伴之後那麼開心，我怎麼忍得下心呢？小福遭遇到那麼多不幸，他需要喜仔的陪伴。而且，我也受夠了每天從衣服、食物與茶水中挑出袋狸的毛髮。至少，在我寫道別信給這對父子時，我是這樣自我安慰，免得哭得像個三歲小孩。寫完之後，我獨自離開這座村落。

天亮以後，山谷裡有人，或者說是某個東西開始跟在我的後頭。我直覺感到有人在跟蹤我，但是真正讓我警覺的是空氣中的一股奇怪的薰香味。它讓我想起喀撒朗蠻荒的雷杉與其他釣手身上的毛皮汗味與魚腥味混雜的氣味。我循著氣味尋找，發現跟蹤我的東西躲在一顆大圓石後面。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我的梅奶奶，但是靠近一看才發現，這個東西不像她有那麼多的毛，差得遠了。

那是一個咕嚕摩。我曾經在崑萊峰上見過這種奇怪的生物，但是我從來沒這麼近距離地與他們接觸。他們具有異常敏銳的嗅覺，是爬山與追蹤的專家。由於每天得在險峻的高山中行走，他們相當迷信，習慣帶著稱之為『幸運星』的符咒（像是硬幣或兔腳）。咕嚕摩甚至會以最喜愛的『幸運星』作為名字，這也解釋了我新朋友身上的異味來源...

「信差魚尾，願為你效勞！」咕嚕摩說。「老陳·風暴烈酒派我來找你。找到你真不容易，我花了好多天跟在你後面，就為了確定你就是莉莉。你身上的氣味太淡了，需要配個『幸運星』。」

「你可以直接問我啊。」我回答他。

「咕嚕摩永遠只相信他的鼻子。」

他遞給我一個署名老陳叔叔的卷軸，在沾滿麥芽酒漬和辣豆腐碎屑的羊皮紙上，我知道他最後終於起身離開酒坊。不只這樣，他在某座位在他含糊稱之為悚然荒野之地、名叫日落釀酒園的酒莊找到了更多的風暴烈酒家族成員。他要我前往蟠踞潘達利亞西側的長城蟠龍脊，然後在其中一座哨塔跟他碰面。

「還有，莉莉，」老陳叔叔信末寫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到長城的另一邊去！那裡非常危險，到達哨塔後就乖乖待在那裡。」

信裡頭沒有提到我偷溜出來的事，反而讓我緊張。他不計較這件事，那就表示悚然荒野那邊出了大事。我現在後悔離開恆春谷，我知道老陳叔叔需要我。而且老實說，我真的很想到長城走一走。

「來吧，快點！」信差魚尾指向西邊，蟠龍脊就蟠踞在山谷的邊緣。「我會帶你到長城去，我們動作要快。現在吹東風，是好運與平安的徵兆！」

就算是從這麼遠的距離觀看，蟠龍脊依然是個龐然建築。我在四風峽第一次見到這座長城，從那一刻起，我便希望有一天能從長城頂端眺望整個潘達利亞。

那一天終於到了。



日誌十：螳螂荒原

我曾聽說，蟠龍脊是由成千上萬的石塊堆砌而成。

沒錯，成千上萬。

當時我只是覺得說故事的人誇大其詞，但是當我終於站在這座雄偉高牆面前，親眼見識到它的宏大，我便了解這個故事是真的。蟠龍脊像蜿蜒的巨蟒朝南延伸，綿延不盡。牆頭寬闊，就算好幾輛手推車並排同時前進，也還容納得下老陳叔叔那樣的熊貓人胖子通過。長城部份的城牆是新修的，石頭表面打磨光滑，切割整齊。其餘的部分凹凸不平，因日曬雨淋而風化，上頭布滿戰爭遺留下來的鑿痕。

能站在蟠龍脊上代表著我的美夢終於成真，特別是我費盡千辛萬苦才到達那裡。信差魚尾根據老陳叔叔信上詳細的指示，帶領我來到長城為在崑萊中的一座哨塔。當我們最終到達長城，我終於了解為什麼之前要兜這麼一大圈。

原來老陳叔叔幫我安排了一名保鏢...居然還是一名影潘！

這名影潘叫做阿敏。幾個世代以來，神秘的影潘組織守護著蟠龍脊，抵禦像是凶惡的螳螂人這種入侵潘達利亞的外侮。他的穿著打扮跟其他我所見過的影潘一樣：輕裝便捷，頭帶寬大草帽，壓低帽緣遮住雙眼，脖子上圍著披巾。他話不多，但是告訴我的每一件事都很

有趣。阿敏說長城上的每塊石頭都有自己的故事：影潘在此處奮力抗敵的故事，還有為了神聖職責而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故事。

正當我們朝南前進時，天空下起雨來。雨水落在長城上沒有積成水窪，反倒是順著石頭的溝槽，像是許多支小瀑布般沿著長城兩側流了下去。在我讚嘆於眼前的奇觀時，我注意到阿敏特殊的神情。他總是盯著西邊看，彷彿是他固有的習慣。朝那個方向看過去是螳螂荒原，一片開闊、綠油油的山丘與裸露的岩塊。荒原上到處都有參天大樹（名叫奇帕利），有些樹看起來就跟蟠龍脊一樣高。

螳螂荒原是一片崎嶇不平的土地，上頭居住著剽悍的揚古。阿敏告訴我，過去幾年，從長城望出去，可以見到數量龐大的長毛牧民在山丘上漫遊。可是現在這裡似乎荒廢了，兀鷹在空中飛翔，盤旋於悶燒的揚古營帳殘骸上。

螳螂荒原上戰火頻仍，起因於螳螂人入侵此地，迫使揚古逃向崑萊峰，開始摧殘熊貓人村落。煞強化了揚古的獸性，使他們變得比平常更加兇殘。但最後，熊貓人與盟友聯手擊退了揚古。

「我不恨揚古，」阿敏說。「影潘的職責就是守衛潘達利亞，行動中不參雜任何感情。我們接受控制自我情緒的訓練，以脫離情感的支配。打起精神來，小姑娘。這些遊牧民族自古便懂得如何熬過劫難，他們的文化會流傳下去。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能從中學到教訓。」

在接下來的旅程中，阿敏沒再說什麼，對我來說正好，因為我的腦海裡千頭萬緒。我曾經認為，揚古必須為他們在崑萊峰的暴行付出代價。但是看到螳螂荒原後，我反而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感到快樂或替他們悲傷？

我們抵達老陳叔叔所說的哨塔之後，雨正好停了，烏雲也散去了。晴朗的天氣讓我精神一振...可是，叔叔不在那兒。駐守哨塔的影子潘也不見了。

在我來得及開口問阿敏之前，螳螂人攻了過來。

這群蟲子老早攀附在蟠龍脊的外牆等著我們，數十隻螳螂人突然飛躍過城牆，將我們團團包圍。他們堵住其他三面的去路，將我和阿敏逼在俯瞰螳螂荒原的西牆。我曾經在四風峽擊敗過螳螂人，可是那次經驗並沒有讓此次交手變得更加容易一些。螳螂人詭異的觸鬚、上顎、薄紗般的翅膀，讓我不寒而慄。

阿敏揮舞長矛，刺倒幾名螳螂人。他不斷地挺刺、招架、閃躲，彷彿對螳螂人的招數瞭如指掌。我跳向前想幫助他，卻被他擋了下來。

「哨塔旁藏有補給品。」他一邊揮舞著長矛，擋下那群攻向側翼的螳螂人時，冷靜地告訴我。「有塊石頭上面刻有虎嘯標誌，那是影子潘的記號。推開石頭，取出裡頭的一條繩索。」

我依言在他的腳邊找到這樣一塊石頭，用柺杖撬起來。石頭底下有個寬敞的密室，裡面有好幾袋乾糧和一條粗繩。阿敏擋住螳螂人，告訴我將繩索繫在他的腰間，並將繩索的另一端拋到牆外。

然後，他要我沿著繩索爬下去。

我嚇壞了。要爬下宏偉的蟠龍脊是一個原因；而當我往下爬的時候，固定繩索的「錨」正在和一小群螳螂人奮戰是另一個原因。而且，誰曉得到達地面以後會遇到什麼東西？我還記得老陳叔叔在信裡頭鄭重囑咐：「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到長城的另一邊去！那裡非常危險。」

況且，我也不想丟下阿敏一個人。可是，我能怎麼辦呢？他是影潘，是修練到最高境界的武僧。他知道怎麼做最好，如果我想讓他瞧得起，我就得服從他的指示。

因此我真的沿著繩索爬了下去。一路上，我聽見阿敏與螳螂人兵刃相接的聲響。我希望他能探頭出來，告訴我那群螳螂人全被解決了。可是他沒有。

當我接近地面的時候，繩索突然間鬆脫下來。有人割斷了繩索。我摔進蟠龍脊旁一片長滿荊棘的灌木叢。我待在那裡一動也不敢動，害怕最糟的情況發生了。當阿敏終於探出頭來朝我大喊，我鬆了一口氣。

我們之間距離太遠，幾乎無法聽到他在說什麼。從這個狀況看來，他應該是殺光了螳螂人，但是最後一位螳螂人割斷了繩索。阿敏指著南方，拼命揮舞雙臂像是想告訴我什麼事情。他是個了不起的武僧（在我所見過的武僧當中），但他再怎麼比手勢也沒辦法讓我聽見他的聲音。照目前的局勢看來，留在原地是最糟的狀況。繩索斷了，不可能有後援到達長城頂端。假如螳螂人已經攻到那裡，那便可能有更多的螳螂人埋伏在附近，只等著發動下一波伏擊。

站在螳螂荒原上危機四伏。草地異常冰冷，澄淨的天空被一大塊烏雲所遮蔽，雷電轟隆作響。四面的山丘與巨大的圓石背後可能還躲藏著準備吃掉我的野獸。

可是我心裡頭最擔心的是老陳叔叔。他人在哪裡？為什麼還不過來？他不可能是忘記了。螳螂人可能對他做了什麼事情的念頭閃過我的腦海，可是我知道那些蟲子奈何不了他。他用一隻手就能打扁他們，而且另一隻手還可以悠閒地撐在背後（或者拿著一杯麥芽酒）。

我決定朝南前往悚然荒野，自己去找日落釀酒園。我猜那裡的人知道老陳叔叔發生了什麼事，或者知道他去了哪裡。

雖然希望渺茫，可是現在也只能這麼辦了。



日誌十一：悚然荒野

我生平中第一次感到恐懼，膽戰心驚的恐懼，是在漂流島上的時候。那時我還很小，到大圖書館讀《海龜之書》。讀了幾頁，一不小心便將墨水瓶打翻在羊皮紙上。我試圖擦掉污漬，情況卻越來越糟。於是我嚇壞了，慌忙之中把那本書塞到圖書館塵封的角落，希望永遠沒人發現。

接下來三天，每一天我都過得提心吊膽，害怕自己被抓到。既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幾乎不敢離開自己的房間。恐懼就像梅奶奶恐怖故事中邪惡森林裡的妖精那樣控制了我。第三天傍晚，圖書館員終於發現了我做的好事（幸好那本弄髒的書其實是副本）。為此，老爸罰我抄寫「劉浪之歌」的歌詞幾千遍。不過這沒什麼大不了，最壞的那三天已經過去了。

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那麼害怕過...直到我踏入悚然荒野，螳螂人的家園。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深入蟠龍脊外的區域。一座大峽谷將螳螂荒原和悚然荒野隔成兩邊。我沿著峽谷往西走，最後終於發現有一根空心樹幹橫倒在峽谷上，可以作為天然橋樑讓我通過。

悚然荒野因為恐懼之煞的存在而成了螳螂荒原的詭異翻版。兩邊的地形雖然一樣，有著長滿草的山丘、岩石與高聳的奇帕利樹，但是悚然荒野處處透露詭譎與異常。我的頭頂上有一團烏雲捲成巨大狂暴的漩渦，漩渦四周的天空透出幽靈似的亮光。黑白色的煞能量從地底噴湧出來，讓我想起潑灑在《海龜之書》上面的墨漬。事實上，我每次呼吸或跨出一步，就會有一股寒意從後背竄上，感覺好像回到那擔心受怕的三日時光。

我想轉身逃跑，如果不是牽掛著老陳叔叔，我真的會這麼做。不行，我得找到日落釀酒園。

我越專注在四周環境，心情便越冷靜。我不斷在腦海中默念著名字，走到了一株奇帕利樹底下（後來我才知道到那棵樹叫做柯爾斐斯）。暴露在地面上的樹根太過龐大，就像巨大的拱門般橫跨過我的頭頂。閃閃發光的琥珀漂離樹枝，浮在空中就像是懶洋洋的螢火蟲。奇帕利樹幹上隨處可見拱型的大門與蜂巢狀的窗戶，結構上看起來很像昆蟲的巢穴。於是了解到這一定是螳螂人建造的。這些蟲子就住在樹木裡頭！

還好，周圍沒有螳螂人。至少沒有活著的螳螂人。這裡到處都是蟲子的屍體，彷彿之前曾發生過戰爭。我為了確保安全，只走在樹根的陰暗處，一邊找尋能帶領我到日落釀酒園的線索。

我第一個找到的線索是一個木箱殘骸，肯定是出自於熊貓人的手工。殘骸的四周散落著閃閃發光的零星琥珀。我突然想到：莫非是住在悚然荒野的熊貓人出來採集琥珀碎片？很有可能。因為螳螂人將琥珀用於各種用途上，從製造武器到建造家園。我甚至聽過這種黏稠的東西具有療效。換句話說，琥珀是釀造稀有啤酒的上等材料。

我在柯爾斐斯附近的另一株奇帕利樹上花了快一個小時，最後終於找到日落釀酒園。穿著輕甲的熊貓人散佈在這塊簡陋的拓居地四周。白色的蒸氣從裝著沸騰麥酒與啤酒花的大熔

爐裡盤旋上升。樹液從樹幹上滴入放在底下的酒桶裡。整體來說，即便是周圍稍嫌簡陋，這個地方洋溢著舒適的氛圍。

走進日落釀酒園，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

「...影潘最後看到她走向悚然荒野，」老陳叔叔說。我看見他就在釀酒園的後方，站在三名熊貓人身邊。

「那我們還等什麼？」有人回答道。說話的人是一位年紀稍長的女熊貓人，頭髮梳成兩個圓髻。她伸腳踢了踢一個在地上打暈的胖熊貓人。「快起來，大丹！我們不能再失去一名風暴烈酒成員了。」

「你們找我嗎？」我插口說道。

他們一齊轉過頭來，老陳叔叔臉上露出令人難以忘懷的驚訝表情。

「莉莉！」他將我抱起來，用力地給了我一個擁抱。我的恐懼突然間化為烏有。我開始為之前的不告而別道歉，但是老陳叔叔阻止了我。

「我怎麼會因為你跑出來探險而生氣？」他說。「我自己大半輩子就是在做這種事情。很高興你安全回來。」

老陳叔叔解釋為何他沒在蟠龍脊與我碰面。原來當時螳螂人攻擊長城上許多個點，阻擋了他的去路。擊敗螳螂人以後，他找到影潘的武僧阿敏，阿敏告訴他我的事情。於是叔叔返回日落釀酒園，計畫籌組一支搜索隊。

一支「風暴烈酒」搜索隊！他們分別是漢恩、風暴烈酒大娘和大丹。

「你自己一個人走過螳螂荒原和悚然荒野嗎？」漢恩問我。

「她當然行囉！」風暴烈酒大娘捏捏我的臉頰。「她可是我們風暴烈酒家的人，不是嗎？」

一旁的大丹哼了一聲醒來，坐起身，揉揉他的眼睛。我能感到這不是他慣有的動作。他靜靜地瞪著我，最後說到，「她...她長得好像愛薇。」

大娘、老陳叔叔和漢恩點點頭，低下頭來。我問他們愛薇是誰，他們帶我走出日落釀酒園，走下悚然荒野旁的峽谷。在裂口的邊緣立了一塊給愛薇的紀念石碑。

愛薇·風暴烈酒

她到悚然荒野狩獵敵人時死於煞或螳螂人手裡（也許兩者都有份）。老陳叔叔則是找到她遺體的人。我從來沒見過那個女孩，但我懷念她。既然大丹說我跟她長得很像，那是否表示，我們倆具有相似的個性？如果她還活著，我們會不會成為好朋友，或甚至像姊妹一樣？

煞和螳螂人毀掉了解開這些問題的機會。我感到憤怒，不只是為了愛薇，也為了我在潘達利亞旅程中見到的每件事情。煞以某種方式，在這片大陸上掀起腥風血雨。還有多少無辜的人民會像我的這位同伴那樣死去？

「我要帶你回四風峽，」老陳叔叔說。「你得待在那兒，直到煞和螳螂人的問題獲得解決。像這樣在荒地上冒險太危險了。」

「不，」我回答。我才不在乎探險。「你曾經在信裡頭告訴我，有冒險的時候，也有捍衛土地的時候。我聽從你的建議，我想要留下來助你們一臂之力。」

我害怕老陳叔叔會拒絕我，硬是把我送回四風峽，但是幾秒鐘後他圓圓的臉頰上浮出一朵笑容。「哼，真像個冒險家會說的話。」

我們一起走回日落釀酒園，還必須替往後做打算。也許我不能在最前線對抗煞與螳螂人，但是我能做任何幫得上忙的事，就算是剪繃帶或煮飯也行。我一定要讓愛薇死得有意義...讓卜韋和小福能返回家園，展開新生活...讓我在旅程中遇到的每個人都能不再受到煞的侵害。

我要確保這一切結束時，仍有個繽紛多采的潘達利亞，供我盡情探索。

—莉莉·風暴烈酒